

從意外到等待： 台灣女性的初經經驗， 1950s-2000s

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暨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

本文探討戰後至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女人初經經驗的變遷及其歷史脈絡，即初經來臨時感受、態度、反應與相關行動，並以「從意外、驚嚇到等待」勾勒出半世紀以來的主要歷史變化，指出此歷程蘊含著知識與性別權力的轉變。本文使用的歷史材料，包括報章雜誌和醫療、護理、心理衛生教育相關文獻，22 位女性的自述文字或已出版之口述史訪談紀錄，以及 38 位女性的口述史訪問內容。歷史中的各種條件，尤其是相關知識，是影響女性身體經驗的重要因素，例如，女孩們是否曾被預告初經的來臨、知識與教育及其內容、初次來經時身在何處，以及月經是否為談論的話題、是否與周遭親友談論月經、身旁相關人士提供的協助，如母親、姊妹、同儕、男性友人和父親等。本文特別關注知識的多重面貌，早期女孩雖未被預告月經，但許多人透過年長女性網絡間接學習，也接受各種非正式月經教育。1970 年代之後，則逐漸以醫普衛生學校教育與衛生棉廣告為主。此外，月經議題也有公共化的趨勢，除了醫學衛生知識的普及與學校教育的建制化鼓勵人們公開討論之外，父親與男性友人也逐漸被納入月經事務中。

關鍵詞：初經、年輕女孩、知識與性別政治、台灣衛生教育史

收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26 日；接受日期：2016 年 11 月 16 日。

〔我〕小孩子的時候鄰居歐巴桑都會講起那個（笑）……那個血怎樣怎樣，我在旁邊聽到，我都會記得。（尤女士訪談；初經為1950年代初期）

第一次好朋友來的時候，非常匆忙毫無準備，猶記得好像就在下課時，覺得褲子濕濕黏黏，跑去廁所一看，那麼多的血，自己真是嚇死了，趕快拿衛生紙墊在褲底塞住，好不容易熬到放學回家……好朋友讓我窘死了！（華芸，1997；初經為1970年代中期）

我媽很早就告訴我們（我跟我妹妹）關於月經的事和性教育。為的是要我們懂得保護自己，以及面對生理期時不會驚慌失措。所以我的態度是呈現等待初經的狀態。我媽說初經來時要買蛋糕慶祝的，結果我跟妹妹都沒吃到。（小柯自述；初經為2000年代初期）¹

致謝辭：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台灣年輕女孩初經三部曲：身體、衛生與家庭性別關係1940s-2000」（NSC96-2411-H-037-001-MY2）的部分成果，並曾發表於2008年女學會年會。在研究與撰寫期間有幸獲得各方協助，在此謹表謝意——接受訪談的阿嬤（其中四位不幸已先後辭世）、女士和女孩們，以及南僑關係企業陳飛龍會長；歷任研究生助理陳曉齡、陳俊霖、朱彥柔、廖穎凡、蔡郁俐、吳怡靜、古家餘、陳盈真、周央育、倪思萍、林昱廷參與討論並協助收集資料；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翁裕峰、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施麗雯、外文系蔡美慧教授等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張晉芬及史語所李貞德教授協助取得文獻，及陽明大學護理系盧葦豔教授提醒月經照護的文化；《女學學誌》審查人及編委會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最後，僅以此文紀念我的母親王陳淑娥（1933-2016）女士。

1 本文所引用資料，已出版者皆列於參考文獻，在正文中以括弧註明作者、年份；未初版的訪談與自述內容，於引述時均註明當事人名，訪談時地及個人資

一、前言

1938 年出生的尤女士大約在 1950 年代來初經，彼時月經是難以啟齒的話題，學習月經知識的方式往往間接而隱晦。對那個世代的女性而言，初經意味著驚訝，但是她們處於農業社會且較少接受國小以上的教育，多數在家中來經，尚不至於不知所措。出生於 1960 年代者如華芸，初經來時台灣社會已相當工業化，由於正式月經教育才剛開始，初經來時，仍是驚訝，且如果身處公共空間，更是尷尬。當時的心理學界注意到此現象，指出多數的女孩初次月經是「害怕」、「驚慌」、「憂慮」、「難為情」及「不知所措」，並強調月經教育的重要性與急迫性，是為月經教育的開端（邱維城、蘇建文、黃堅厚，1968；郭惠美，1970）。1980 年代後經歷初經的女性，雖然在初見經血的那一刻仍然相當驚嚇，但她們多數已對月經有所了解。當代台灣，年輕女孩在初經來臨前，如上述的小柯，大多熟悉月經一事，期待它的來臨，且可與同學、家人甚至男性聊此話題。

對多數女人而言，初經是必經的歷程，是由女孩到女人的里程碑。² 月經也是歷來女性主義與性別研究關注的重要議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其名著《第二性》第二冊第一章，便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woman.）揭櫫女人的社會形成。波娃認為初經是女孩理解自己身體意義的開端，對身體感到羞恥也由此開始。書中引述 Havelock Ellis

料請見附錄。

2 例外如先天具有兩套生殖系統者，即所謂的陰陽人。近代以來，有無月經往往被視為判斷身體性別的關鍵，月經遲遲不來常引起是否為「真正的女人」的疑惑（丘愛芝，2009）。

使用 1896 年的調查，顯示 125 個美國少女中，有 36 人在初經來時完全不知發生什麼事，39 人僅模糊理解。不少女孩以為初經的血是腹瀉、致命的出血或性病，也有誤以為自己患了不明疾病而跳塞納河自殺（de Beauvoir, 1949/Trans. Borde and Malovany-Chevallier, 2011: 330, 372）。之後的相關研究探討的議題包括初經與禁忌、女性身體的性化、衛生知識與現代性等（Mead, 1928; Lee and Sasser-Coen, 1996; Brookes and Tennant, 1998; Freidenfelds, 2009），這些文獻均指向知識之於女性身體的重要性。

戰後以來，台灣經歷了工業化、（衛生）教育普及和消費社會等變遷，女性的身體經驗是否也隨之變化？新興的衛生教育與衛生棉產業帶來什麼樣的改變？雖然國外的婦女史或醫療史已有不少研究，但台灣性別歷史研究仍有待開發。本文以初經經驗為例，探索戰後女性身體經驗與知識的變遷，為台灣歷史加入性別與身體的面向，並與國外研究比較，以了解台灣性別身體史的特殊性。美國婦女史學者 Joan Brumberg（1993: 102-103）所提的幾個初經史研究問題值得參考：（美國）女孩們通常在幾歲第一次來經？是否都準備好迎接月經的來臨？女孩的母親與其他年長女性是否都參與此歷程？女孩們如何學習成為女人？為何衛生危機佔據如此重要的地位？對本研究而言，除了來經的年齡及有無先備知識外，不同時期的初經經驗反映了什麼樣的知識政治？女性身邊有哪些相關人士參與知識傳遞、經驗分享與協助？本文以這組提問為起點，嘗試了解過去台灣女性的身體經驗與處境，並追溯性別與知識權力運作的軌跡。

二、文獻回顧

(一) 初經研究

初經牽涉幾個議題，包括生命政治、性別身體政治、知識與權力關係等。就國家而言，近代政權關注女性人口的初經年齡，因其代表著生產力，是治理技術所需的基礎知識，也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展現。例如日治初期婦產科醫師的「產婦人科的基礎調查」月經研究，既為婦產科對於婦女疾病、生產照顧的準備工作，同時也是了解殖民地生產力的重要知識基礎（傅大為，2005: 108-114）。又如婦女的月經知識與人口控制的成敗密切相關，也是二十世紀下半期人口局的研究內容（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ask Force on Psychosocial Research in Family Planning, 1981）。1950年代以來，人類生物學就經濟社會健康及營養等方面的改進對於身高、體重、初經（年齡下降）及嬰兒死亡率的影響，也有不少研究（Huang and Malina, 1995）。資本工業脈絡下，女工的健康意味著生產力的豐沛程度，因此來經後的血紅素值有其重要性（林思儀，1966）。還有在象徵國力的體育脈絡中，身高體重、運動能力都與初經年齡息息相關（吳金玉，1980）。

在生命政治的探討外，鮮少有歷史研究關注台灣初經或月經經驗，因此也無主要的辯論。台灣史領域中，婦女史是更小的領域，月經史，尤其是身體經驗的面向，史料稀少，僅能透過口述史彌補不足。史料稀少的原因，除了婦女史早已指出的女性在歷史中缺席的現象，也因月經是禁忌話題，少見記載。另外，在台灣性別醫療史研究中，以醫學建制變遷、產婆史、生育控制史、護理史及生殖科技為主要議題。或許因月經涉及知識、家庭性別關係及女性身體與公私領域

等更廣泛的層面，尚未見月經之研究。在歷史領域之外，少數的台灣初經研究，可見於心理、公衛與護理領域的初經年齡調查（邱維城、蘇建文、黃堅厚，1968；周無愁，1988；藍玲、徐素珍、江千代，1988；Chang and Chen, 2008），可惜其中雖有兼及初經來時的心理成熟度，卻鮮少針對主體經驗做著墨。

不過，少數護理研究間接觀察了女性的經驗，如張玉婷與林美玲（Chang and Lin, 2013）研究東部地區青春學生對月經的詮釋，浮現「在矛盾中努力成長」之主題，顯示初經與月經的感受主要是「含糊不清的」、「被忽略的」、「骯髒的」、「私人的」和「成長的」事件。另外，張珏等（1995）對於都會地區中年婦女（生於 1935-1955）月經經驗的公衛研究，雖不以初經為主要論題，但除發現初經年齡下降外，也指出初經經驗多為負面的，像是害怕、羞恥、生氣、討厭、不方便、不適應及怕得要死，是少數關照到主體經驗的先鋒研究。

相對於台灣歷史研究之稀少，西方婦女史與婦女研究則較為豐富，探討的議題包括衛生醫學知識的影響、衛生用品的出現、女性的人際社會脈絡，以及身體的性別政治。前述歷史學者 Brumberg 以美國二十世紀的初經歷史為例，指出醫療及衛生棉產業將初經形塑成衛生事件，女孩在初經時面臨「衛生的危機」（hygienic crisis），被教導要注意衛生、防漏及維持乾淨。她也對照不同時期女性學習月經知識的脈絡——十九世紀女孩們在日常生活的性網絡中耳濡目染，無形中獲得關於身體的知識，理解初經來臨與成長的意義，二十世紀後則以衛生棉消費為主要的初經經驗，較少關照成長的意義（Brumberg, 1998）。Lara Freidenfelds（2009）探討二十世紀美國人對於月經的態度與經驗的改變，指出性教育者、月經產品公司、廣告商、體育教育者及醫師共同形塑了現代月經。在月經現代化之前，無論對女人或女

孩來說，月經是不可談論的話題，主要的處理方式是月經布，來經期間必須避免受寒。現代的月經則強調科學知識的教育，同時公共化，鼓勵家庭、學校、人際網絡中的討論，而且以衛生棉為主要處理方式。

Barbara Brookes 及 Margaret Tennant (1998) 研究 1930-1970 年代紐西蘭白種 (Pakeha) 婦女的月經經驗，分析了 50 位婦女的初經經驗及衛生用品廣告兩種敘事，指出月經對於女性特質 (womanhood) 之社會建構的重要性。英國史學者 Sally Alexander (1996) 則以 1920-1930 年代英國的貧窮女性為例，探討母女之間身體知識的傳遞情形。她指出關於女人身體的知識，無論是生理構造功能原理或是性，都令人難以啟齒，反映出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負面觀點。因此，母親們雖然有身體知識，但通常不告訴女兒，女兒們對於母親的認同也常是矛盾而複雜的，月經、懷孕及生產往往是驚嚇的經驗。

上述的羞恥、尷尬、隱藏等問題，是性別身體政治的展現，並不僅止於歷史研究，Janet Lee 與 Jennifer Sasser-Coen (1996) 邀請許多女性回憶初經經驗，探討身體政治、女性身體異性戀化 (heterosexualization) 的啟動，及性的調控機制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等議題。例如許多父母對於女兒初次來經的立即反應通常是「要好好保護自己」，至於保護的內涵為何，則盡在不言中，暗示著父母們憂慮女兒若未能保護自己，即有可能發生性行為而懷孕。

Iris Young (2005) 除了回顧女性主義的月經著作之外，尤其關注知識的性別政治。Young 質疑許多專家，包括具有女性主義思維者，似乎皆預設女孩與女人應有「正確的」生理知識，亦即主流醫學知識。Young 認為這類知識可能造成女人與其身體的異化，並引用 Emily Martin 的研究，指出具較少科學知識的女人，通常在談月經

時，較能觸及她們身體變化的經驗及與他人的關係。

在科學知識之外，成年禮習俗是許多社會因應女孩成為女人（或初經來臨）的主要方式，也代表著女性的社會地位轉變。台灣某些地方有「做十六歲」的成年禮習俗，尤以台南最盛行，雖然未必以生理成熟為依據，但有學者認為此習俗源自古人的生理觀，即「女子二七月事來潮、男子二八（十六歲）精滿而溢為轉形成人的重要關鍵」（彭美玲，1999: 25）。台灣原住民各族也有成年禮，主要根據身體發育成熟的程度來決定，以男子有狩獵能力、女子有月經為主。例如泰雅族女孩子月經來潮後，即為長大成人，而在額頭上刺青（陳國鈞，1963）。有些布農族的女孩在身體發育後，就開始學習織布與做飯（蔡善神，1995: 77）。美國猶太移民則以母親打女兒一記耳光作為儀式（Brumberg, 1993: 119）。

（二）月經研究

相對於初經研究的稀少，月經研究有不少可資參考者，大致分佈於民俗研究、人類學、公衛、衛生教育、護理及醫學領域。公衛如張菊惠（2002）觀察工廠女性作業員的經痛問題，採取參與式行動研究，協助她們釐清月經與經痛的迷思，翻轉醫療化的觀點，並營造女性的情誼與網絡，是少數關注社會關係的研究。民俗與人類學研究著重於不潔、禁忌信念與身體觀。朱明若（Chu, 1980）訪問了 97 位台灣各階層婦女，除了指出經血為骯髒不潔的文化信念之外，也發現婦女們認為自己於月經期間是不潔且較虛弱的，故遵循某些禁忌以保護他人，並採取保健措施，隱藏月經，努力維持月經的規律。Emily Martin Ahern（1975）分析台灣文化中各種具污染力量的物質與事

件，包括月經、經血及生產等。³Charlotte Furth 與 Shu-yueh Ch'en (陳淑月) (1992) 發現婦女們援用西醫、中醫及民間佛教等三種知識傳統來詮釋月經，雖然她們並未批評這些知識中的性別意識型態，但不同知識傳統之並用削弱了知識的權威性，讓個人有選擇的空間。

除了女性的能動性外，人類學者翁玲玲 (1999: 139) 更主張：「經產血對女性而言，早已不是令人卑微的『穢惡』，也已經不是消極被動的血餘，而是女性用以增強自身並可以積極操弄的『工具』。」她除了討論不潔觀念的社會變遷，也批評既有研究所持的男性宰制論述。⁴不過，女性能增強自身的力量或積極操弄某些工具，並不表示結構層面或象徵層次對於女性身體的負面態度已不存在。翁文的研究時間是 1990 年代，醫普知識與學校衛生教育視月經為「自然現象」或「成熟」的象徵已行之有年，因此對於經血是否不潔這樣的問題，人們很容易以標準答案「正常的生理現象」或「自然現象」回答，但是這未必表示月經或經血已完全平常化。換言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正常的生理現象」反映的是 1960 年代末以來醫療衛生教育的影響。事實上，二十一世紀的教育研究還觀察到女學生對月經仍抱持負面態度 (賴皎，2003)。游美惠 (2002) 也批評性別隔離的月經教育強化傳統的意識型態，傳遞月經是骯髒的訊息，並倡導男女都應接受月經教育。

除了負面觀點及女性的主體性之外，Francesca Bray (1997) 亦注意到調經議題，在中醫的知識傳統中，規律的月經是婦女健康與生

3 Emily Martin 為女性主義人類學家，在 1984 年之前以 Emily Martin Ahern 之名發表作品，之後則以 Emily Martin 具名。故本文引述其研究時，出現 Martin、Ahern 兩種姓氏。

4 翁文所批評的學者為 Sangren (1983)、Wolf (1972) 與 Ahern (1975)。

育能力的關鍵，因此重視調經。本研究也觀察到母親為女兒調經的傳統，著重於初經來之後的飲食。

另外，周春燕（2007）討論中國近代史中月經知識逐漸走出禁忌的歷程，將之放在強國強種的歷史脈絡中。她認為西方婦科知識東傳、女性雜誌出現、及西方新式月經用品的引入使月經走出禁忌。周文所謂的禁忌，主要指公領域知識的層面，亦即月經議題在公眾媒體中出現與否。然而，月經知識走出公共禁忌後，個別女人的經驗是否也隨之走出禁忌？則有待考察。Tani E. Barlow（2005／白露、苗延威譯，2007）討論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通俗社會學（vernacular sociology），指出其信奉一種自然女性特質（natural womanhood），如衛生棉廣告中「講求衛生的現代女性，懂得如何保持身體清潔」，並指出衛生棉廣告是促成月經公共化的重要推力。

在台灣歷史方面，性、生理衛生脈絡下的月經教育研究仍屬少數。李貞德（2011）探討戰後 1948-1968 年間的衛生教育課本，指出最主要的變化是作者個人風格消失，朝向標準化發展。其中有關女性生理的部分，「由來經到停經，以懷孕和分娩為主軸，對月經的描繪，從早期教本中性發育成熟的表現，演變為懷孕失敗的象徵」，顯示近代衛生知識的演變軌跡。論及經期保健的部分，則僅限於清洗，缺乏對其他問題，如不順、經痛及白帶的處理。上述研究顯示初經經驗不僅與女性的社會處境息息相關，同時也是性別政治運作的結果。雖然近代已有美國、紐西蘭及英國的初經研究，但台灣女性初經經驗的歷史仍有待開發。

三、資料與方法

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台灣女性的身體經驗與處境，並以此追溯性別與知識權力運作的軌跡及其歷史背景。本文所使用的歷史材料，包括報章雜誌和醫療、護理、心理衛生教育相關文獻，以及 22 位女性的自述文字與已出版之口述史訪談紀錄。由於初經與月經難以啟齒的特性，不易留下紀錄，為彌補初經經驗文獻的缺乏並增加資料的豐富性，本文也納入 38 位女性的口述史。無論是接受筆者訪問者、女性自述，或是已出版的口述史人物，均整理於文末的附錄中。本文受訪者均以化名呈現，但引用女性自述時，如為已出版之文獻，則採用其自述所使用的姓名。口述史資料部分來自晚近研究或民間機構的口述史出版品，如中央研究院與外省台灣人協會等。自述文字部分來自已出版的文獻資料，部分來自筆者人際網絡中的女孩提供有關初經的回憶文字。口述史進行時間為 2007-2014 年，受訪者來源為人際網絡的引介，受訪者與自序文章作者的出生年代介於 1922-1993 年之間，居住地分佈於台北、苗栗、台中、高雄及屏東，教育程度從不識字到博士皆有。除了極少數受訪者由於生活極端艱苦，完全不記得初經何時來之外，其他受訪者均記得來經的年齡及當時情境。

四、研究發現

（一）戰後：意外的年代

歷史變遷很少一夕之間黑白判分，僅少數走在時代前端。同樣地，新時代來臨後，仍有人沿襲舊的作法，同時期的個別女性，其經

驗也可能存在異質性。本文僅勾勒出不同時期的條件及其主要變遷趨勢，並不主張各時期全面的差異。筆者將戰後粗分為兩個時期，以 1970 年代為分水嶺，討論幾個面向：家中是否有人告知、初經來時的感受、日常生活中學習月經的非正式方式，以及學校月經教育的情形。

1. 家庭生活與女性網絡

目前 65 歲以上的婦女們，少女時隱藏月經、感到骯髒羞恥是很普遍的現象。她們的初經來潮於 1970 年代之前，屬於醫療專家、衛生棉產業及學校尚未展開初經教育的時代。由於鮮少被事先告知，年輕女孩在初經來臨的當下，大多是驚嚇與不知所措。母女姊妹間少談或完全不談月經，女孩們也努力隱藏月經，偶爾談起，則以避免經血外漏為主。⁵

雖然早在 1924 年，蔣渭水（1924: 52）即已建議父母應在「月經來潮以前，予先詳細說明」，但事實上，女兒的教育似乎鮮少包括預告初經。例如 1929 年出生的黃卓麗雲簡潔地說：「家裡沒有教，以前當然是不講這些」（何忻蓓，2011: 183）。1928 年出生的鄧陳淑娟也說：「沒有教這種事……我媽媽也很保守，話也很少」（林瑋豐，2011: 205）。1947 年出生的張媽媽的初經記憶是：「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很害怕。」1950 年代來台灣研究的人類學者 Margery Wolf 曾描述她的翻譯在國小六年級時目睹同班同學月經突至的故事：這女孩以為自己快死了，所以很恐慌（hysterical），只得勞動數位女老師來安撫她。同村的其他婦女也都表示對於月經所知有限，母親們也都

5 Wolf（1972）、Furth and Ch'en（1992）亦有類似的描述。

沒有告知。⁶ 另一位生於 1950 年代的女性，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其他皆為兄弟，左鄰右舍也都是男孩，加上母親並未告知月經之事，初經來時她正好在學校，不知如何處理，恐懼萬分。⁷

沒有預先告知並不意味著女孩們不知道月經這件事。不過，得知此事的方式往往並非來自正式的課堂教育或書本，而與其日常所處的家庭環境密切相關。有的女孩能夠事先得知月經一事，通常是因為成長環境中有其他年長女性，而於日常生活中偶然聽到她們論及月經（玉書，2011：71-72）。月經布也是月經知識的主要來源及傳遞工具，婦女在製作、清洗、或將月經布曝曬於院中時，一旁的年輕女孩得以間接而懵懂地知道了月經。如此形塑了月經知識傳遞的特性：這種方式是隨機而不普遍的，女孩能否獲得知識，或是能學多少，端看機緣。

尤女士沒有姊妹只有五個哥哥，除了念了幾年小學之外，都在家中。長年臥病在床的母親，在她初經來臨之前，從未提及月經一事，但是她從年長女性鄰居的日常交談中得知了月經：

〔鄰居媽媽們〕都會講起那個血怎樣怎樣……我在旁邊聽到，我都會記得。……我們隔壁有個歐巴桑她會做衣服什麼的，就縫一縫整排〔月經布〕，縫整排之後……這中間才可以鋪布，……連那個粗紙也沒有，都用布，溼了以後才去洗一洗，曬乾之後又拿來用……然後說我就都看隔壁的，她都晾在外面，我以前看到人家做什麼，我就會做，所以我就自己縫自己做。（尤女士訪談）

6 Wolf (1972: 95) 稱此為 *puzzling ignorance*，或許是與美國相比。

7 2006 年高雄新興社區大學女性寫作班的課堂發言，徵得同學同意引述。

如此，她從年長女人間的閒聊獲得月經知識，初經來臨時，人在家中，沒有驚慌且早已學會製作月經布及處理月經。

另一種得知月經事實的非正式管道，是廁所中的血跡與衛生紙或衛生棉。1950年出生的張女士在眷村中長大，公共廁所是非正式的月經教育空間：

我們廁所是公用的，一百戶只有二棟廁所，五十戶用一棟，那男生一半，女生一半……所以我們看到有血啊……不是衛生紙，黃草紙那個很多血啊，慢慢地自己去聯想啊……去處理啊，去學習……（張女士訪談）

1922年出生的江女士認識月經的方式如下：

我很小的時候，就跟我媽講說，奇怪啊，我在便所內……有看到底下有血啊，那我就跟我媽說，便所內有血耶〔小聲〕。我媽媽才說，笨小孩，那就比較大人的查某都會那樣啊，她洗的那個布我才知道原來是做這個用的，那個時候只是這樣迷迷糊糊的一個印象而已。（江女士訪談）

在母女或姊妹間，甚少談論月經相關知識或意義，甚至月經的存在。換句話說，月經對於大部分家庭內的女人，通常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如江女士所言：「父母都沒講，甚至我跟我女兒我也沒講。」即使可以談論，通常也避免直接使用月經一詞，而用代號或間接談論。但是，這個禁忌在成年女性之間則較為寬鬆。

除了少談之外，月經經驗的另一重點是隱藏，包括清洗月經布、

維持身體清潔，不留下任何痕跡。隱藏是女人日常生活的例行工作，也是女孩成為女人的重要訓練項目。對於靈巧的女孩而言，隱藏月經並非難事。又因為隱藏月經是如此確實，家人不見得會知道家中女兒月經來臨。上述的尤女士在月經來四次且都自己默默處理之後，她的母親仍不知情。後來她無意中聽到鄰居說，如果月經沒來有可能是患「女孩子病」，因害怕才告訴母親。母親這時才仔細詢問她月經何時來，何時不來，且驚訝地說「我怎麼都不知道？」

1947年出生的張媽媽回憶雖然家中的姊姊已有月經，她卻完全不知情，「姊姊〔的表現〕根本好像只有我有月經的樣子，別人都沒有〔月經〕，因為我不會處理，我跑到草裡面，用草擦」。母親得知她有月經，則是因「我洗不乾淨嘛，那褲子、衣服到處都是血……」1959年出生的黃女士談月經布的處理：「就是在洗澡的時候，或者進去廁所的時候，你把它〔月經帶〕洗乾淨……不能亂放……啊你也不能夠拿出去曝曬……會不好意思。」黃女士的姐姐同時也扮演了月經隱藏技術的指導者，如果月經帶隱藏不好，「應該會罵」，黃女士沒看過姊姊的月經帶，姊妹倆也不會討論月經。

女孩們在驚慌與學習隱藏時，母親們的作為呢？大部分的女孩在驚見血的那一刻，都是去找母親或家中的主要照顧者如祖母，母親通常會教導處理的方式。雖然許多受訪者的母親並沒有教導她們月經的知識，但是她們並無抱怨，也未必如大眾論述一般，認為母親必須負起預告月經的責任，她們自己多半也未預告女兒月經一事。在此脈絡下，月經屬於女人的家務事，也如1933年出生的王陳女士所言「來了自然就會了」，如此或可說明為何許多受訪者並無抱怨。

母親們雖未必傳授初經知識，但會教導注意事項或調經。女性在初經剛來的幾年，月經常不規則，許多母親因而以食補來照料與

調經。例如 1944 年出生的王少芬在初經來後哭著喊「做女孩子真倒楣」，母親「煮了紅糖水泡了兩個蛋」，也安慰她不知所措的心（王少芬，2011: 13）。尤女士的母親、李元貞（1997）的母親、賈瑜及其他受訪者的母親都曾提供特別的食物給女兒。至今母親們仍然持續這個傳統，由醫普雜誌常見的月經食譜也可知其普遍性，如莊靜芬（1985）、潘玉女（1996）、郭純育（1996）及李怡嬋（2008），強調在初經來後以食物調養女兒的身體。這也呼應了 Young（2005）所說的，女人（孩）關心的是處理等實用知識，而非生殖系統的原理。此外，食補也顯示中醫知識傳統的影響。據此傳統，預告初經的來臨遠不如調經重要，也是民間與新興醫學知識的重要差異。

1970 年代之前，雖然母親們不預告，但其他年長女性提供了個別女孩可學習的環境。這個學習是聽多於問，觀察多過分享，女孩們必需學會默記與自律，如尤女士。換言之，月經知識的傳達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正式管道，而是間接耳濡目染傳遞在女人與女孩之間。這種學習的特性是，如果女孩身處的環境缺乏年長女性的日常對話，加上女性普遍隱藏月經，很有可能就無從學習，造成同時代女性間的經驗差異。

換言之，在醫學衛生教育興起前，月經知識與處理方法的傳遞，是透過舊有家庭鄰里間不同年齡的女性所組成的網絡，或是日常生活中的相關空間與事物。在大家庭式微及女性普遍受教育之後，女孩身旁的重要人物不再是其他年長女性，而是學校中的同儕，也就是其他年輕女孩。同儕之間主要傳遞的是衛生棉的消費訊息，以及「誰已經有月經，我還沒」或「大家都還沒有來月經，但我卻來月經了」這類的比較。

2. 學校教育

以上是女孩在家庭中的經驗，那麼學校的情形如何？在學校月經教育制度化之前，許多婦女獲得西醫月經知識的主要管道是在生產完後，由婦產科醫師教導避孕方式，如計算安全期，或是在家庭計畫推動時（始於 1964），由公衛護士教導相關知識。⁸ 無論是婦產科醫師或公衛護士的教導，都是在生育控制的脈絡下，且其對象為已婚婦女，並不涵蓋未婚女性或學生。

60 歲以上的受訪女性中，除了一位出生於 1929 年、日治時期就讀屏東高女的李老師記得初中時老師曾經教過之外，其他人若不是在學時間極短，就是學校沒有提供這方面的教育。

由於教師的性別或態度，即使有月經教育，也僅強化了月經是難以啟齒之事的印象，且學生並不感到切身相關。日治時期，即使是小學，女性教師亦居少數。⁹ 1950 年國小女性教師佔 30.47%，1970 年達 42.66%，中等學校女老師較少，1950 年為 16.04%，1970 年為 33.40%（教育部，2000）。男老師若教授這個主題，師生均尷尬，並不令人意外。例如，無論是日治時期的屏東高等女學校，或是戰後嘉義某學校，老師都是男性。蘇媽媽轉述蔡老師的經歷：「是年輕的男老師，教授月經事宜，老師講課講得滿臉大紅，以致口齒不清。學生嘛，好像這些跟自己無關沒在聽……」¹⁰ 滿臉通紅的男老師，可想而

8 黃女士及王大姊均由婦產科醫師教導避孕。推動家庭計畫的舒子寬則在報紙上提供已婚婦女避孕知識（舒子寬，1961/2/26）。

9 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歷年國民學校概況〉，國民學校的教員男女比例在 1899 年為 18:4，到 1920 年則為 405:217（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1969）。

10 由於 2007/3/30 訪談錄音檔不清，故於 2008/9/26 以電子郵件與蘇媽媽確認訪談內容，文字內容由蘇媽媽所撰寫。蘇媽媽所轉述的，是同日接受訪問的蔡老師

知傳達了月經令人難以啟齒的訊息，學生則覺得「好像這些跟自己無關」。又如 1922 年出生的江女士回憶高雄女中的情形：「衛生教育有很多……有關身體教育、骨骼的，但是講到這一段的時候，她就害羞答答地很簡單地帶過去。」到了 1980 年代，雖然月經教育已經開始實施，但上述情形在都會以外仍然常見。1970 年出生、成長於南投的洪惠敏表示，小學時隔壁班老師為女性且有上月經教育，她的老師為男性，未提供月經教育。

不管有無教育，月經會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學生的生活中，引起驚慌，如：「在不分男女的小學裡，常常有男學生從廁所裡，慌慌張張地跑到老師那兒，報告有人受了大傷」（琳達，1965/4/8）。出生於 1947 年的張媽媽也有類似的回憶：她的小學同學有一次在上數學課時來月經，相當驚慌「臉青青的」，老師發現不對，請她站起來，她雖然企圖掩飾，但不幸因為站起來反而讓血滴下來。男生們就說：「血！」張媽媽描述這位老師是「尚未結婚」的男性，正在納悶「怎麼會流血」時，發現不對，「老師就退後了」，之後老師也未處理，「也不講，就算了」。

除了學校鮮少提供月經教育外，由於隱藏月經是如此理所當然，在公共場合談論或披露更形困難，或帶來恐慌與尷尬，如下面這個不幸的故事：

〔初二〕那年的二月七日，初潮突然湧現，在我保守的家庭中，從來沒有任何人對我提起過要如何準備和應付生理上的重大改變，我的驚慌失措是可以想見的。於是沒有參加降旗典禮就匆匆

騎著腳踏車回家了。第二天上學後，導師鐵青著臉宣佈昨天下午坐在我隔鄰的一位同學遺失了一個小錢包，內有十五元不翼而飛，顯然是一樁偷竊事件，她要明察且捉出小偷嚴辦。……她隨後要昨天沒參加降旗的同學站起來說明原由……她們都有正當的理由不參加降旗，問到我時，我只訥訥的說因身體不適先回去了。她追問那裡不適，我竟羞怯的滿面通紅說不出話來。於是她直覺的認為我有問題……（小草，1980/2/7）

因為老師的主觀與固執，使得事情越演越烈，故事主角最後被以「有偷竊之嫌並且侮辱師長」為由記小過一次，終究無法洗刷冤屈。雖然威權的教育文化是這樁悲慘情事的重要背景，但是關鍵在於月經令人難以啟齒的特性，來經的身體有口難言而蒙冤。

綜合上述，1970 年代之前，月經是私領域中女人的家務事。許多女孩在家中來經，雖有恐懼但較少尷尬，即使多數未被預告初經，女孩們仍可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如家庭、親友及鄰里婦女的日常聊天等等，學習有關月經的知識。少數雖曾在學校上過相關課程，但其教授方式並未讓人感到切身相關。後來逐漸有事先告知女孩月經者，但人們並無法預知初經究竟何時會來，初經來時，女孩仍相當驚訝。差別可能在於，事先不知有月經者，往往會誤以為自己生病或快死了。此外中醫傳統有關女人身體的知識中，調經顯然比預告來經重要。

（二）1970 年代之後的初經經驗：月經教育的開始

1950 年代開始的工業化（黃富三，1977；胡台麗，1985）使得許多農村女性走入工廠，1968 年起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且多數

女孩初經來臨正值國中期間，於是有越來越多的女孩在初經來臨時身處學校或其他公共空間，往往倍覺尷尬與驚嚇。

同時，初經年齡下降也使月經教育顯得迫切。綜合幾項初經年齡調查，1954年初經年齡為14.11，1964年為14.07，1968年為13.37，1987年則是12.86（邱維城、蘇建文、黃堅厚，1968；陳彰惠、洪志秀，1986；藍玲、徐素珍、江千代，1988；周無愁，1988）。¹¹1968年首次出現初經年齡下降的報導，視其為「自由中國」的成就，是「文明的進步」或「趕上歐美」的證明（謝振主，1968/3/12）。然而，現實的問題是月經教育施行的時間點，當初經年齡已快降至小學階段時，國中才實施恐怕太晚。面對這些社會與身體變化，女孩們有哪些資源能用以面對初經？以下就學校教育、大眾醫療健康知識、衛生棉工業等面向來討論。

1. 學校教育

在國小方面，健康教育課程直到1968年才獨立設科，之前都是併入其他科，且內容過度以介紹知識為主，未反映生活所需（李復惠、賴香如，2000）。在此情形下，月經教育是否施行值得懷疑。至於國中方面，雖然1970年代初期面臨師資問題，如教育人員對健康教育認識不足、衛生課程不受重視、教學時數少及師資不足等（李叔佩，1970），1971年仍訂定「健康教育」課程標準並編有生殖相關內容，但實施情形不一，多數教師略過不談或讓學生自行閱讀。不少受訪者提到教師略過此主題的現象，例如楊玉余自述中提到母親的回憶：「學校的健康教育真的很糟糕，老師從來不上，都叫我們自己回

11 另一項針對台灣三代婦女的研究，祖母輩的初經年齡為15-16歲之間，母親輩則為14.5歲，年輕婦女則為13歲（Chang and Chen, 2008）。

家看。」

許多文獻也指出「健康教育第十四章跳過」的現象。少數有教的老師，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如賴岡言的回憶：

在我受國民教育的年代，唯一僅有的性知識來自於所謂的國民中學健康教育課本中「第十三章與十四章」……不過我相信很多人也曾經聽說有些健康教育老師迅速地帶領學生跳躍這兩個章節的故事。（賴岡言，2005）

此外，尚有許多根據過來人經驗的相關報導，提及早期「健康教育十三、十四章跳過不教」（蘇芊玲，2015/9/5；王儷靜、黃嘉韻，2016），或是「以前健康教育老師翻到青春期的章節很快就跳過去，月經來也覺得很害羞不好意思讓家人知道」（姜林佑，2013/11/15）。1983年的電影《國中十四章》，敘述男老師林鵬和女老師何婉珍講述第十四章時的尷尬和困擾，因為男學生們總會提出難以回答的問題，女生則因害羞而裝聽不懂（林鷹，1983）。

從高紀惠（1978b: 625）的研究多少可知月經教育的情況：在424位國小五、六年級女生中，61%知道有「月經」這個名詞，57.31%聽人家說過月經衛生知識，同樣也有57.31%的女生希望在初經來前習得這方面的知識。同時她批評當時的經期衛生教育：

現行的國小「健康教育」科目內容中並未編入經期衛生知識，國中的「健康教育」及高中女生的「軍訓護理」科目內容中也僅略提一二而已，然而大學女生的「軍訓護理」科目卻隻字未提。（高紀惠，1978b: 619）

1983 年還有陳麗美的研究批評小學課程僅簡單介紹「性別的差異」，說明男女體格、外型上的差異，「並不符合實際需要」，並建議於國小提供月經教育（民生報，1983/1/22），直指月經年齡下降的現象。

1986 年一項針對高雄市國中女生的月經調查，指出大部分女生「能確認初經是自然現象、證明生理正常、表示成熟長大。但初經來潮時的心理反應卻是充滿害怕、羞恥、驚嚇與憤怒，身心負擔頗重」（陳彰惠、洪志秀，1986: 351）。不過，直到 1988 年，仍有研究認為國中女生月經「知識不足」，平均答對率只有 59.94%，顯示課程落實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國中女生也視月經為「自然現象表示成熟長大」（聯合報，1988/12/12）。

除了研究之外，也有來自學校教師提倡月經教育的呼聲，如「國小教師已漸面臨層出不窮，有關月經處理問題上的困擾」的報導（張玉雯、陳麗美，1982），呼籲學校應予學生充分的準備，告知相關知識與處理方式。¹²

雖然教育施行不一，相較於早期，1980 年前後於國中來經的女孩，已較有可能被預告初經（呂芝華，2005）。到了 1980 年代末，幾乎已邁入新的階段，小學高年級女生多已學習到月經相關知識。1989 年一項針對台北市國小六年級女生的調查顯示，93.2% 的學生已經知道什麼是月經，且 87.7% 在第一次月經前就已經聽過月經（藍玲、徐素珍、江千代，1988）。面對初經來臨，女孩們已有所準備，與初經的身體也有了新的關係。

雖然衛生棉在 1960 年代即已出現，但因售價較高，並不普及。

12 1980 年代末，初經年齡下降的問題再度浮現時，問題性已不太一樣：如果月經來臨代表著女孩成為女人，那麼台灣社會要如何看待十一、二歲來經的女學生？（歐銀釧，1988/4/6；羅珊，1989/12/24）

直到 1980 年代後，許多衛生棉公司才採取積極作為，派員至學校宣導衛生教育，藉以促銷衛生棉（張慧中，1987/5/11）。1984 年南僑首次突破新聞局的規範，推出張艾嘉代言好自在衛生棉的電視廣告，使好自在由二線產品躍升至一線，亦使衛生棉成為相當普及的日常用品。¹³

衛生棉公司的月經教育起初以國中學生為主，到了 1990 年代也進入小學，如報導：「學校替即將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們預做準備，請衛生棉公司的護理師來學校講課，教導五年級女孩認識兩性的身體發育，以及女性月經的護理……」（李光真，1998: 20）。衛生棉公司的月經課程及衛生棉贈品，是許多女孩共同的記憶。如 1981 年出生的受訪者吳小姐回憶：「我國中的時候（1994）在學校朝會過後在大禮堂教，他們〔好自在衛生棉公司〕還送每個人一份試用品，大概兩三片不同功能的衛生棉，一本介紹月經並教人紀錄月經週期的小本子。」認識與購買衛生棉逐漸成為傳遞知識、分享經驗的重要方式。

當代女孩多數在來經前已接受過衛生棉公司所提供的月經教育，她們視來經為進入大人世界的入場券，對於月經的態度是「羞澀又驚喜」，同時也充滿期待。她們也提到《長大的感覺，真好》（Patterson, 1990／尹萍譯，2000）、《與女兒的私密對話》（Gillooly, 1998／陳慧靜譯，2000）這類健康醫普書籍，顯示其已有所準備。李明如此描述她的經驗：

13 好自在傳遞「現代、智慧、關懷、自信」的品牌訊息，「作夢也想不到，好自在會有翅膀」，「是女人所有問題的答案」（蕭富峰，2003: 218）。張艾嘉代言好自在的成功，成為許多行銷書籍討論的案例（柳婷，1999: 160；張永誠，1998: 135；許安琪，2011: 82）。

自小五開始，學校便舉辦一系列專屬女生、關於生理期的講座，會後總會發下一包包衛生棉，讓我們或羞赧地隱藏著，或驕傲地向男生大聲吹噓。那時總覺得衛生棉是種「大人用」的東西，意義同於胸罩或是口紅，我們像是羽毛初豐的鳥兒，尷尬地窺伺著大人世界的一點一滴。……有天接到好友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的她用既羞澀又驚喜的語氣訴說著尷尬的發現……「好麻煩！好痛！」……我卻默默地欣羨著，她終於也晉升為大人世界中的一員。

又如大學女生小莊的自述：

我的月經真的來的時候……那位女同學的初經已經來過了，所以一副經驗老到的樣子和我講解著如何使用衛生棉，還要我不要慌張，其實我想告訴她，我期待這一天好久了，一點都不慌張呢。

除了學校與衛生棉公司合作是女孩們獲得月經知識的重要來源之外，大眾文化中的醫普知識在這段期間也經歷了有意義的轉變。

2. 切身相關的醫學衛生知識

這一節筆者將討論女性生理知識傳播方式的改變，之後再討論初經經驗的轉變。1950 年代初期的大眾醫普文獻即有關於月經（生醫）的知識，但主要集中於月經的正常與否。自 1960 年代中期起，相關論述不再侷限於探討疾病，而以介紹新興科學衛生知識為主（高鈺鑑，1966）。1960 年代下半期以後開始脫離介紹的模式，醫普知識的傳播方式，也漸漸由戰後初期強調客觀自然知識、且不以女孩為發言

對象的抽離呈現，轉變為關照知識的主體及其處境。

戰後初期有關初經的討論，與上述小學健康教育類似，以介紹科學知識為主，不含性的內容，也不涉及接受知識的主體。以 1950 年創刊的《衛生雜誌》與《大眾醫學》為例，其文章大多譯自國外雜誌，且以介紹生理變化為主（王秀雲，2009）。以女性生理為題的大眾書刊，通常第一章即以初經及月經為主要內容，也將月經侷限在生理知識的框架下，去除與性相關的討論。例如出版於 1954 年的《女性十四講》，序言中言明區分生理知識與性知識之必要：「在少女的面前盡量避免談及，並且嚴厲地禁止子女們追究關於這方面的知識……」，為滿足青年男女的好奇心，將其「導入正途，使之獲得正當的啟示」（金之田，1954: 2）。此外亦可見零星的報紙文章論及月經與初經（巧兒，1955/7/19）。不過也有少數例外。例如醫師執筆描述其與「年青〔sic〕女病人」在診間的對話，直接對第二人稱的「你」發言：

這些生理上的常識，你是應該知道的，假如你的老師能多告訴你一點有關女性生理發育的常識，大概你今天就不會到醫院裡來求診了……你所恐懼的「病」，其實不是「病」，而是自然的生理現象。（得真，1960: 32）

進入 1960 年代後，不僅報紙與雜誌的醫藥衛生欄可見較多的月經文章，內容也具體描述年輕女孩來經時的情境，納入女孩作為月經的主體，對她們發言並傳播知識。從〈女兒月經來時怎麼辦？〉、〈應該怎樣回答孩子的性問題〉、〈女兒的身體〉之類的標題，可得知這些文章的設定讀者是家中有女兒的父母（愛凌譯，1965/5/27；

和國柄譯，1965/10/7；鄧尉，1967/9/9；Madaras, 1983／崔家蓉譯，1986；莊靜芬，1985）。

將月經主體納入傳播或教導知識的對象的過程中，相關研究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前述，各種關於月經的調查研究，除了建議將月經加入學校衛生教育的內容，更跨出學術期刊的範圍，出現於通俗健康雜誌，如台大護理系高紀惠（1978a）的研究。另一方面，當教育體制中的月經教育仍在起步，大眾醫普書籍已經不避諱而直接對年輕女孩發言（王秀雲，2009）。例如《婦女病診斷與治療》一書，從其書寫的語氣與手法，可看出設定的讀者為年輕女性：

月經是不能預防的，只是先要做好準備工作，假如你有姊姊最好請教姊姊，如果沒有可以問媽媽或同學……現在讓我先告訴你一些預備工作。首先你可去百貨公司或百貨商店購買衛生帶一條及衛生棉一盒……（柯益華，1974: 3）

醫普健康書籍中的專家們除了提倡月經教育的必要，也強調科學與衛生。例如出版於1972年的小冊子《女性青春篇》，便認為經期中最重要的是月經帶的清潔：¹⁴

月經帶直接與外陰部接觸，最易將細菌帶至陰道內而引起感染……按經血的多寡，勤加更換。……曬乾後儲存於乾燥清潔的地方，切不可藏於陰暗潮濕處，否則容易助長細菌繁殖。（陳之

14 其他注意事項為：月經的清潔（淋浴為優良辦法）、避免精神上的刺激、避免性交、充分睡眠與休息、食用易消化及營養豐富的食物、避免辣椒等刺激性食物，以及注意大小便。

良，1972: 7-8)

這裡所強調的衛生防菌，也是後來衛生棉廣告的重點。從衛生棉的命名有別於過去的月經布與草紙，也可看出此新興知識典範的特色。

醫療護理專家於報章撰文宣導、參與座談或演講，也有助於醫普的推展。例如 1970 年代中期，女性雜誌出版社、專欄作家、衛生棉公司，以及徐千田、陳哲堯、阮正雄和江千代等婦產科醫師，皆受邀參加台北青年會主辦的「初潮」與「女性生理保健」座談會（華，1976/7/25）。各種調查的出現，加上對於年輕女孩的性問題的疑慮，引起了許多討論。這些討論不僅限於醫療護理專家，女作家嶺月也參與其中。¹⁵ 此外，醫學生也加入衛生教育的啟蒙行列，例如 1977 年醫學院學生在高雄組成播暉工作團，利用寒暑假到各地演講，並舉辦「醫學週」，每天到一、兩個國中做兩次「生理衛生講座」，「灌輸學生對月經、包皮、手淫和夢遺等生理問題的正確觀念」（君韜，1977/10/9）。到了 1980 年代，薇薇夫人已有如下的觀察：

「生理期」的初潮，大約是一個女性最初經歷的嚇人事件，以前曾聽說有些小女孩嚇得又哭又叫，以為自己要死了。現在人各種知識大增，也許不再有這樣的女孩……（薇薇夫人，1984/4/17）

醫普書籍的重要性在於，看書或雜誌是較不令人尷尬的獲取月

15 嶺月（1977/8/9）所寫的〈生命開花〉一文，引用了日本的調查，認為「女孩子的成長提早（因為初經的提早），結婚年齡卻不斷延後……我們要愁的已不是青春的短暫，而是青春的過長了」。此外，也有人關心升學壓力造成月經不正常的問題（聯合報，1983/4/12）。

經知識的方式。例如黃女士表示她會閱讀《姐妹》：「《姐妹》裡面就教很多啊，就好像很多不容易開口的。也有一些〔跟性有關〕。但他們寫得都很隱諱，就寫得都不會像現在赤裸裸的，所以我們是一知半解……」¹⁶ 也有父母會買醫普書給女兒看，1970 年出生的洪惠敏說：「爸爸買過一本書給我看。」

能否與人談論月經的情形也有新發展。同儕逐漸成為傳達月經知識與產品的重要人物，而越接近當代，與同學談論月經的例子越多。當代女孩在小學時期就已經開始在同儕間談論，才会有如前述引文中羨慕來經同學的情形。換句話說，月經逐漸從過去不同世代間女性的知識，轉化成學校同儕間的話題。

3. 歷史的不變：隱藏

雖然同儕間談論月經已成尋常，但隱藏月經仍是不變的重點。在李昂（1982: 36-37）〈人間世〉的描述中，月經是「寢室女同學偶提及，都藏隱的用三號來代替，總以為是件羞怯事，最好少提起」。文中亦提及母親嚴厲的臉色傳達了此事不能談論的訊息，且雖然理論上國中已有相關課程，但要到高中護理才將已有三年的身體經驗正名為「月經」。隱藏成功與否，成為女孩們變成成人過程中的一項重要身體經驗與考驗，如 Young（2005）所說的，女人的月經衣櫃，女人得小心翼翼地隱藏。

女孩們所需隱藏的不僅限於月經的事實，還包括月經布與衛生棉等相關事物。例如出生於 1970 年、女人健康故事書寫工作坊的學員

16 《姐妹》雜誌在香港發行，創刊於 1970 年，2005 年停刊，在台灣相當普遍。其內容包括香港演藝圈報導、電影小說、醫學保健常識、美容時尚，以及交友園地等。

玉書的經驗：「那還是民風閉塞，衛生棉會用舊報紙層層包裹，遮遮掩掩的年代」（玉書，2011：71-72）。此例中，姊妹因購買衛生棉而知道彼此的月經事，但購買時仍得遮遮掩掩。

經血外漏是最需避免的，尤其是身處公共空間時。無論是 1970 年代前或後，年輕女性與月經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公共空間，尤以 1968 年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為然。許多人初經來臨時正巧在學校，除了驚嚇之外，也多了尷尬。即使女孩們可能已被預先告知初經一事，但初經哪天來臨是無法預測的，若適逢身處公共空間，則更是感到困窘不安，如前述華芸初經的情境。

恐慌尷尬的形成與身體處於公共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月經故事是關於公共場合中不預期的月經來臨所造成的主體與旁觀者的尷尬，例如「有一個國中女生，一邊走路，經血一邊順著腿往下淌，居然毫不知情，還是學校的衛生組長看見了，特別請護士來教她處理」（君韜，1977/10/9）。我們可將此例與前述的尤女士相較：後者顯得相對從容而自然。尤女士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也未如後來眾多台灣女孩一般到工廠當女工或車掌小姐，因此她初經來時人在家中，少了因女人開始進入公共空間而引生的身體問題性。¹⁷

另一個也與公共空間及隱藏相關的是男孩或男人的存在與眼光。前文張媽媽回憶小學同學的敘述中，除了男老師的尷尬，害怕男生看到是主要重點。直到 1980 年代初，薇薇夫人（1984/4/17）仍然觀察到類似的現象：「大約是兩三年前，我曾問過一些國中女生，贊不贊成男女合班？大多數贊成，但有一個女生憂慮地說：『不過聽已經上男女合班的人說，最討厭的就是生理期啦，一點都不方便。』」又如

17 車掌小姐由於工作時間長，無法在需要換衛生紙時到廁所去，也常面臨尷尬的情境。

趙曲水宴（1993）的研究，直到 1990 年代，女學生仍表示「害怕被男同學發現」。

衛生棉的命名與廣告也透露出月經的身體在公共空間的問題性，例如 1980 年代「好自在」的命名反映了當時許多職場女性最關注的核心——如何在月經來時仍可以「好自在」。1937 年出生、自 1970 年代即投入衛生棉產業的陳飛龍指出，當時有大量的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而身處競爭社會的青年人「一定要有自信」，「如果女性在月經週期中，要去面試，跟客戶講話、面對上司、要跟男朋友或跟一堆人一起出去玩，她會覺得不輕鬆、不舒服，這〔是〕要解決的問題」。18

如此的社會脈絡及月經的身體，不僅造就了好自在的出現，同時也形塑了 1984 年第一支衛生棉電視廣告的基調——由當時最受各階層女性崇拜的偶像張艾嘉所代言的好自在，策略性地選擇不涉及衛生棉的實際功能，而著重於打造理想形象。根據陳飛龍先生的回憶，該電視廣告「絕對不去做功能性的廣告」，即衛生棉吸收經血之類的內容，而是要做「一個社會上，不知不覺被我突破的，……這個衝擊啊，是會對年輕人那一代。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廣告呢，讓新聞局的那些人，看起來啊，好像不會對社會有不良的印象、不良的效果」。陳飛龍此處所指的是早期新聞局以兒童不宜、有害善良風俗為由，禁止衛生棉廣告在電視上播映，直到南僑突破新聞局的規定，於晚間九點半播映衛生棉廣告。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該廣告之所以有影響力，正在於它表達出當時女性處境的核心——月經的身體如何於進入

18 陳飛龍為南僑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南僑集團會長。他於 1984 年首創衛生棉電視廣告，以張艾嘉為好自在的代言人。本文所引述者，為 2009 年 8 月 20 日陳飛龍接受研究者訪問的內容。

公領域後能夠好自在。

4. 月經議題的公共化

雖然許多女孩的初經經驗仍是驚訝不知所措，多數也依舊隱藏來經，但初經與月經話題有逐漸公共化的趨勢，跨出女人家務事的範圍。不只學校與衛生棉公司提供的月經教育預告初經，各種衛生棉廣告、醫普書籍文章、同儕之間的談論，以及父親、男友、兄弟等男性角色的納入，均使其與之前的不可談論形成對照，促成月經話題的公共化。換言之，月經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逐漸成為可以聊天的話題。

1990年代後，這個公共化的具體展現之一是納入男性家人的參與。初經的種種原屬女人的家務事，男性雖知悉但很少參與其中。¹⁹ 例如2008年一位以天空藍為筆名的家庭主婦投書報紙，敘述父母離婚後與父親、姐姐同住，小學五年級初經來時，因為不敢告訴父親，又與姊姊溝通不良，「連買衛生棉也遲疑」，經痛不知如何處理，自己服用救苦丹（腸胃藥），後來就「莫名其妙」被送到醫院去（天空藍，2008/2/24）。²⁰ 從上下文看來，作者似乎沒有接受過月經教育，初經來時雖想告訴姐姐，卻「不知如何開口」，而姐姐初經來時雖然知道那是什麼，但「沒有勇氣去買衛生棉，只好像我一樣墊衛生紙」。然而，這種情形逐漸有所改變。1946年出生的受訪者張女士提到，對於女兒的月經教育，不避諱讓家中的兒子知道，兒子不僅會

19 張天韻（2003）認為男性被排除於認識月經的管道外，並主張男性並非直接的壓迫者，而是消極的穩固者。

20 從內文提及的購買衛生棉與身分推測，作者可能的初經時間大約是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

幫姊姊買衛生棉，也會幫忙拿衛生棉。作家關曉榮（1993）在散文中描述他於 1979 年掩埋女兒胞衣的情景，文末以妻子的輕聲告知「女兒的初潮來了」（1990 年代）作為結尾，顯現出一位父親對於女兒來到人世間與邁入新階段的關注。

進入 1990 年代後，各方更積極地鼓勵男性參與。學者王麗容呼籲「男性踴躍加入兒女的生理教育，共同教育下一代喜愛自己的身體」（陳怡君，2004/7/22）；雲曉（2011）鼓勵父親在青春期女兒成長過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討論月經與性知識，以獲得女兒的尊敬與信任；一篇題為〈陪女兒安度初潮〉的文章提問「月經是小女孩蛻變為少女的大事，父母如何帶她面對變化？」明白指出此項工作是父母的責任，而不僅限母親（李怡嬋，2008: 204）。此外，也有許多父親以第一人稱書寫女兒初經來時他們的感受與因應之道，如陳浩（2011）為楊照《我想遇見妳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一書所寫的序言，即以楊照聽到女兒初潮來時落淚為例，描繪父親與女兒關係的特殊性。此外，也可見如〈爸爸去買衛生棉！〉之類的文章（易有靜自述）。1986 年出生的作家湯舒雯如此描繪其父購買衛生棉的情景：

每逢週期父親便不須提醒地會進入明亮的超商，也許像一匹識途老馬，駐足於滿架的女性用品前，無視身後婦女來來去去。……母親後來曾笑說我初時經期不準，使喚著父親補給生理用品的姿態那樣理所當然：「像要買的東西不是衛生棉似的。」（湯舒雯，2002）

雖然作者文末以「然而，也許是真有芥蒂的。母親。」作結，點出月經仍然是令人尷尬的事情，但是文中以「識途老馬」描述父親至超商

買衛生棉，顯示父親的參與已相當平常。

不僅男性被納入月經事務中，許多父母逐漸以各種儀式來慶祝女兒的初經來臨：「有一對父母舉行一個派對，請來了自己和女兒的朋友，為的是慶祝女兒要變成大女孩了」（白冰瑩，1993/9/5）。有的父母則向女兒道賀，或買蛋糕慶祝，如文章一開始所提到的大學生小柯。

1990年代起，女性主義者也致力去除對月經的負面態度（張小虹，1994；張菊惠，1998；吳嘉苓，2007/2000）。許多開明進步的人士認為需要公開且健康地談論月經，如坊間翻譯自美國，印刷精美、圖文並茂的《女孩子的秘密書》，以年輕女孩第一人稱的方式訴說月經的種種：

我自己很幸運，能跟媽媽聊這個話題，不過我知道大部分的女孩都很不好意思談這件事……我們也很希望這本書能幫助爸媽，跟女兒聊聊有關月經與性的問題。……我希望做爸媽的在談這些事情時，不要像說教一樣……（Gravelle, Gravelle, and Palen, 1996 / 林家瑜譯，2005: 7）

除此之外，還有翻譯書籍《我的小紅書》（Nalebuff, 2009 / 林雨蓓、陳宗琦、謝維玲譯，2011），收入世界各地各年齡層女孩的初經故事。不過，這個公共化的歷程是異質且曲折的。1982年立法院制定勞動基準法時，也將女工的生理假納入討論，勞工團體主張將生理假納入，但內政部卻未將其納入草案，理由是：「我國婦女較為保守，生理請假或難啟口，是以未列入本法」（唐文慧，1997: 13）。直到2002年性別工作平等法通過後，生理假才納入勞基法。內政部

將月經歸為私密之事，也認為月經仍是難以啟齒之事，顯示月經在1980年代仍未公共化。

總之，典型的當代初經經驗，是女孩們已經透過學校教育、同儕討論、衛生棉廣告及大眾媒體等各種管道，有了相當的準備，同儕間甚至會比較誰已來經，誰較早升格為女人。1973年出生的梅子如此描述她的初經：

其實當時媽媽的「不知所措」比月經的來臨，反而更讓我印象深刻；因為之前我早就與其他班上發育快的同學討論過月經了，只是覺得媽媽的反應遜斃了。（吳嘉苓，2007/2000）²¹

這個例子除了同儕的重要性外，與之前女孩初經的尷尬驚慌幾乎完全相反：此時驚慌的人是母親而非女孩自己，母女的反應也對照出不同女孩的成長經驗。在初經年齡不斷提前的情形下，許多母親在面對十歲小女孩的初經來潮時，相當意外與「不知所措」。而十歲來經之所以令許多父母及關心者憂慮，乃是因為初經的來臨逐漸等同於「成為女人」。

無論如何，「成為女人」仍是女孩們理解初經來臨的方式之一，象徵身分的晉升，所以常見「初經是由女孩轉變成女人的象徵」、「感覺自己也是個女人了」的說法（引自蔣新榕、易有靜自述）。月經教育普及與衛生棉廣告使得女孩們已有所準備，如前文引用女孩自述所透露出的渴望——等待自己初經的來臨，並羨慕初經比自己早來的同儕。

21 筆者致電與故事主角梅子確認，此乃真實故事。

五、結論

戰後至今，年輕女孩的初經經驗歷經諸多轉變。在經歷初經的心情上，從意外、驚嚇逐漸變成等待（或失望）。在正式的月經教育之前，大部分的女孩並未被預先告知初經一事，因此其初經經驗充滿了驚嚇，心想「我生病了」或「我快死了」。也有人認為初經是「本來就會這樣」（如張女士），因而在驚嚇之後也能接受。無論是哪一種，她們之後均逐漸學習處理月經（如製作與清洗月經布），並以隱藏及避免尷尬為重點。在月經教育初始的轉折時期，許多人或因未被告知，或因身處公共空間，仍受到驚嚇或感到尷尬緊張。相對之下，當代的女孩在初經來前，已普遍於小學接受月經教育並期待初經來臨，希望進階成為女人。當然，還有許多人對如此的身分轉換感到失落，如作家湯舒雯（2002）用台灣與南非斷交隱喻自己與童年斷交。或是少數抗拒異性戀身分認同者，也對「成為女人」感到失望。

知識的性別政治與月經經驗密切相關，包括知識的有無、是否被告知、獲取的方式與內容。在知識學習的面向上，早期女孩們從非正式的途徑獲得月經教育，如洗月經布、廁所的跡象及女性的閒談。戰後初期只有零星的學校教育，因此雖是切身相關的知識，女孩卻覺得事不關己或相當尷尬。1970年代將月經知識納入學校健康教育後，雖然多數教師仍匆匆帶過或略過不提，但女性逐漸能在學校獲取相關知識。加上大眾健康知識普及、1980年代後衛生棉公司的廣告手法越發積極，使得月經逐漸在女孩同儕間成為可談的話題。也由於衛生棉公司已成為大人或成為女人作為促銷重點，致使許多女孩對於月經的到來充滿期待。

就知識的內容而言，新興的科學衛生教育逐漸與傳統月經知識

相抗衡，並稱月經為「自然的現象」，將某些禁忌（如不能洗頭）斥為迷信，同時強調衛生與清潔。這類新知是否能讓女孩們增能呢？是否如翁玲玲（1999）所主張，女性可積極操弄？確實有些受訪者能坦然接受初經，因為是「自然」的。不過，這個自然論述無法去除社會對女人身體的負面觀感，受訪者的經驗感受也相當異質。科學知識並未降低隱藏月經的必要或月經與骯髒的連結，衛生棉的廣告也強化女性必須保持清潔的身體規範。科技進步並不等於解放，也與女性社會處境的改善沒有必然關聯。陳彰惠與洪志秀（1986: 351）的研究發現「能確認初經是自然現象……但初經來潮時的心理反應卻是充滿害怕、羞恥、驚嚇與憤怒……」，顯示「自然的現象」或「正常的生理現象」這類科學論述未必有增能的效果。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多數女性較關注的是如何處理月經的問題，如母親們重視保健調經，生理知識反而不是很重要；這呼應了 Young 對於以西醫為主的「正確」知識的批評（Young, 2005; Martin, 1987）。

在身體的層次上，身處公共空間的月經身體若無資源可用，則難免困窘與尷尬。但在言說的層次上，初經與月經在戰後逐漸從女人的私密事變成公共議題，成為可聊的話題。回顧歷史，除了年長女性外，月經曾是女孩間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事情。換言之，月經從原來的女人家內事，逐漸變成醫療專家討論的健康衛生問題，有時延伸至性教育的範圍，乃至成為親友「聊天」的話題。此可談論的特性也擴及男性家人與友人。

本文與既有研究相較，有異有同。在同方面，月經衛生現代性，也就是近代醫學衛生知識以啟蒙的姿態逐漸進入女性身體知識的範圍，並且建構女人的無知。伴隨此歷程的是將女性身體自然化，也使月經議題公共化。在差異方面，若將台灣與美國相比，台灣的月經衛

生現代性相對較晚，Brumberg 的衛生危機及 Freidenfelds 所描繪的現代式月經，大約始於二十世紀初，而台灣則是在 1960 年代末才逐漸展開。其次，相較於 Brumberg 的美國歷史中「不適任母親」的知識性別權力關係，台灣雖也責怪母親無知，但不適任母親的論述只見於零星的報刊文章。從女人的經驗與大眾醫普書中，反而可見許多母親為女兒調經，儘管有些女兒並不喜歡這類蘊含著異性戀生殖暗示的作為。此外，本研究也特別關注空間與月經身體的關係，尤其是隱藏與尷尬，是現有文獻較少處理的面向。最後，現有研究亦鮮少注意公共化歷程中男性加入的現象。

人們常以「成為女人」指稱初經的到來。許多女性期待身分的晉升並感到興奮，但也有許多女性感到失落與不安，還有許多原本與男孩一起玩耍的女孩不知如何是好（陳質采，1997），遙遙呼應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也有人抗拒伴隨初經而來的異性變化，很怕媽媽講出「女孩變成女人」、「要保護自己」而有所反抗（賈瑜自述），希望自己是男生的女孩則更感到失望（高宇廷自述）。這些經驗背後反映的是，對於身處異性戀社會中的女性來說，初經的到來不只標示著長大，也啟動異性戀的邏輯，「要保護自己」則是性的調控（Lee and Sasser-Coen, 1996）。晚近由於生物醫療化（biomedicalization）的趨勢，初經的意義更複雜化，除了原有的性與生殖成熟外，還加上身高發育與乳癌風險。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該如何理解這段歷史？身體的經驗受歷史條件影響，包括特定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意識型態、知識權威及個別身體的處境。對於個別女孩而言，月經成為可談話題的意義為何？她們是否較戰後初期的女孩們更自在呢？雖然當代許多女孩有較多的準備，她們也渴望好自在、期待成為女人，但是對於自己的身體，她們似乎仍然很難自在。

消費社會中有更多的關注加諸於身體，女孩們被鼓勵展示身體且接受來自四面八方的凝視，但身體與容貌卻似乎難以完美。遙望歷史，生活在女人網絡中的女孩，除了初經來臨那一刻的驚嚇之外，或許較為安然？

附錄：受訪者／自敘者及其初經經驗一覽（60 人）

受訪者／ 自敘者	出生年／ 初經年齡	資料類別口述史 ／訪談日期	訪談 地點	訪談者	教育程度	初經 地點	反應	月經 教育	用品
余文秀	1921/15	口述史	台北	游鑑明	小學	家中	不怕	家庭	布
江女士	1922/17	訪談2009/9/2	高雄	筆者	高中	家中	驚嚇	家庭	布
陳澎湖	1925/20	訪談2007/2/13	高雄	筆者	無	家中	不怕	無	布
陳老師	1925/14-15	訪談2007/3/30	屏東	筆者	師範	n/a	驚嚇，哭	無	布
陳嘉德	1925/12	口述史	n/a	n/a	小學	保育院	驚嚇，哭	n/a	紙
林泰康	1926/17	訪談2007/3/9	高雄	筆者	小學	n/a	n/a	無	布
孫阿媽	1927/16	訪談2007/4/23	高雄	筆者	高中	n/a	n/a	無	布
鄒陳淑娟	1928	口述史	高雄	林瑋豐	n/a	n/a	驚嚇	無	布
李老師	1929/13	訪談2007/3/30	屏東	筆者	師範	家中	驚嚇	學校	布
郭阿長	1929/17	訪談2007/2/15	高雄	筆者	三年	山裡種 菜	「自然」	無	布
陳阿嬤	1929/N	訪談2007/2/13	高雄	筆者	無	家中	驚嚇	無	布
黃卓麗雲	1929	口述史	高雄	何忻蓓	無	n/a	驚嚇	無	布
簡奶奶	1930/N	訪談2007/3/09	高雄	筆者	不識字	n/a	n/a	無	布
蔡姨婆	1934/14	訪談2007/3/30	屏東	筆者	師範	家中	丟臉	無	布
吳阿邊	1932/N	訪談2007/4/12	高雄	筆者	小學	n/a	n/a	無	布
蘇媽媽	1931/13	訪談2007/3/30	屏東	筆者	師範	家中	「我生病了」	無	布
王陳女士	1933/N	訪談2006/8/5	台中	筆者	小學	家中	「自然」	無	布
傅女士	1936/12	訪談2007/04/27	高雄	筆者	師專	家中	奇怪	無	布／月 經帶
湯女士	1936/16	訪談2007/2/13	高雄	筆者	國中	n/a	n/a	家庭	布
尤女士	1938/15	訪談2007/08/02	高雄	筆者	無	家中	不怕	家庭	布
李媽媽	1940/15	訪談2007/08/23	高雄	筆者	小學	家中	驚嚇	無	布
蔡老師	1941/14	訪談2007/3/30	屏東	筆者	師範	n/a	n/a	無	布
邱奶奶	1941/14	訪談2009/04/10	屏東	筆者	國中	家中	驚嚇，哭	家庭	布
王少芬	1944/15	口述史	n/a	n/a	初中	學校	哭喊著「做女 孩子真倒楣」	n/a	n/a
陸奶奶	1944/12	訪談2008/4/19	高雄	朱彥柔	小學	家中	奇怪	家庭	布
李元貞	1946/14	自述	n/a	n/a	碩士	n/a	「心裡發慌」	n/a	草紙

張文蘭	1946/15	訪談2007/12/28	高雄	筆者	大學	學校	驚嚇	無	月經帶
張媽媽	1947/13	訪談2007/3/9	高雄	筆者	高中	n/a	驚嚇	無	布
張女士	1950/14	訪談2007/2/13	高雄	筆者	小學	n/a	「本來就會這樣」	無	布／衛生紙
小草	ca1950/N	自述	n/a	n/a	n/a	n/a	驚嚇	n/a	n/a
王惠惠	1957/11	訪談2008/04/02	高雄	朱彥柔	大專	學校	驚嚇	無	衛生紙
楊女士	1951/12	訪談2008/1/09	高雄	筆者	高職	學校	驚嚇	家庭	布
劉阿姨	1952/14	訪談2008/12/26	苗栗	盧念萱	高中	學校	驚嚇	家庭	布
王大姊	1957/14	訪談2013/07/29	台中	筆者	五專	家中	驚嚇	無	布
黃女士	1959/14	訪談2008/11/2	高雄	蔡郁俐	高職	家中	驚嚇「怎麼會這樣」	無	月經帶
王二姐	1959/14	訪談2013/07/28	台中	筆者	大學	上學途中	驚嚇	無	布
黃媽媽	1959/14	訪談2008/11/2	高雄	筆者	高職	家中	驚嚇	無	布
陳小紅	1960/14	訪談2008/12/15	屏東	曾雅靖	高中	家中	驚嚇	無	衛生褲／衛生紙
陳質采	1961/13	自述	n/a	n/a	大學	n/a	「擔心經血外漏」	n/a	n/a
楊翠	1962/N	自述	n/a	n/a	博士	n/a	「成為女人」	n/a	n/a
華芸	1963/N	自述	n/a	n/a	碩士	學校	「窘死了」	n/a	n/a
玉書	1970/11	口述史	n/a	n/a	大學	家中	「發呆」	n/a	衛生棉
洪惠敏	1970/10	訪談2014/08/11	高雄	筆者	博士	家中	等待	無	衛生棉
賴文雅	1971/14	訪談2007/8/24	高雄	筆者	碩士	學校	驚嚇，哭回家	無	衛生棉
梅子	1973/12	自述	n/a	n/a	碩士	家中	自然，「媽媽的反應遜斃了」	小學	衛生棉
蔡一立	1981/11	訪談2013/11/11	高雄	筆者	碩士	家中	驚訝，疑惑	國中	衛生棉
曾玲	1983/12	訪談2014/1/28	高雄	筆者	碩士	姨媽家	「總是會來」	小學	衛生棉
廖宜	1983/13	訪談2013/11/11	台北	筆者	碩士	家中	「世界要毀滅了」	小學	衛生棉
盧廷	1985/12	訪談2014/1/28	高雄	筆者	碩士	家中	“oh, no”	小學	衛生棉
賈瑜	1985/10	自述 2014/2/01	高雄	筆者	碩士	學校	「緊張不想被說很害羞」	小學	衛生棉

湯舒雯	1986/10	自述	n/a	n/a	大學	n/a	「無助驚扭而羞澀」	小學	衛生棉
蔡維昕	1986/12	訪談2013/11/11	高雄	筆者	大學	補習班	平常	小學	衛生棉
小莊	1987/N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等待	小學	衛生棉
小柯	1988/N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等待	小學 ／家庭	衛生棉
蔣新榕	1992/11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驚嚇	小學	衛生棉
李明	1993/12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麥當勞	欣喜，驚嚇	小學 舉辦 衛生 棉講 座	衛生棉
黃志欣	1993/N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na	「希望自己是男生／失望」	小學	衛生棉
楊玉余	1993/11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家中	「怎麼可能」	n/a	衛生棉
易有靜	1993/12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家中	「是個女人了」	小學	衛生棉
高宇廷	1993/10	自述	高雄	n/a	大學	家中	「不想接受」 **	小學	衛生棉

有關名字之說明：凡筆者所訪問者皆使用化名，已出版或印行者則依該文獻所使用之名字。

有關資料性質之說明：凡受訪談者即為接受筆者或筆者助理訪問者，口述史者為已印行出版之口述史資料，自述者則為已出版或未出版之當事者本人陳述之內容，其中未出版者為以文字回答筆者所問的關於初經經驗的問題。

標記n/a者：受訪者／自敘者遺忘初經來的時間或相關細節，或未提及。

**自述者因初經比學校健康教育更早來，不想接受來經的事實。

參考文獻

- 小草（1980年2月7日）〈「成績單的回響」：往事〉，《聯合報》，12。
- 王少芬（2011）〈冰天來「客」〉，外省台灣人協會編《我們的身體：女人健康故事書寫工作坊學員作品集》，13。台北：外省台灣人協會。
- 王秀雲（2009）〈太太醫學：台灣婦女醫學寶鑑（1950s-2000s）初探〉，《台灣社會學研究季刊》，76: 91-149。
- 王儷靜、黃嘉韻（2016）〈瞭解是對話的基礎：性別平等教育與課綱〉，《性別教育電子報》，74。〔online〕. 2016/5/4.
Available: http://www.tgeea.org.tw/newsletter_content.php?id=86#02
- 天空藍（2008年2月24日）〈與爸爸生活，初經來不敢說〉，《蘋果日報》副刊。〔online〕. 2016/4/23.
Available: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080224/30289605/>
- 丘愛芝（2009）《現身、發聲——一個陰陽人的覺醒與實踐歷程》，佛光大學生命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巧兒（1955年7月19日）〈女兒經：衛生常識〉，《自立晚報》，3。
- 玉書（2011）〈難為女人〉，外省台灣人協會編《我們的身體：女人健康故事書寫工作坊學員作品集》，69-73。台北：外省台灣人協會。
- 白冰瑩（1993年9月5日）〈妳的身體 月經初潮 性教育契機〉，《聯合報》，33。
- 民生報（1983年1月22日）〈國防醫學院研究指出：國小女童初經年齡提前，有關知識宜列入課程中〉，《民生報》，4。
-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1969）《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進學書局。

- 何忻蓓訪問(2011)〈黃卓麗雲〉，外省台灣人協會編《我們的身體：女人健康故事書寫工作坊學員作品集》，179-187。台北：外省台灣人協會。
- 君韜(1977年10月9日)〈消除性教育的死角〉，《聯合報》，9。
- 吳金玉(1980)〈初潮年齡與身高、體重、運動能力相關之研究〉，《體育學報(省體專)》，9: 161-183。
- 吳嘉苓(2007/2000)〈從月經談起〉，原載《兩性平等季刊》，10: 104-107，收入吳嘉苓(2007)〈帶月經進教室〉，畢恆達、鄭美里編《太空人與小紅帽》，81-85。台北：女書店。
- 呂芝華(2005)《國民中小學性教育課程發展之研究——民國61-94年教科書內容分析》，新竹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元貞(1997)〈想做修女〉，林秀英、蘇芊玲編《回首青春》，167-171。台北：女書店。
- 李光真(1998)〈告別成長焦慮——性教育列車啟動〉，《光華雜誌》，23(12): 20-31。
- 李怡燁(2008)〈陪女兒安度初潮〉，《康健雜誌》，113: 204-207。
- 李昂(1982)〈人間世〉，《愛情試驗》，36-41。台北：洪範。
- 李叔佩(1970)〈中華民國台灣學校衛生教育師資之培養〉，《健康教育通訊》，24: 1-16。
- 李貞德(2011)〈台灣生理衛生教本中的性、生殖與健康，1948-1968〉，《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2: 65-125。
- 李復惠、賴香如(2000)〈我國國民小學健康課程之演變〉，《學校衛生》，36: 44-69。
- 周春燕(2007)〈走出禁忌：近代中國女性的經期衛生(1895-1949)〉，《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8: 231-286。
- 周無愁(1988)〈台北市、花蓮市中學女生的初經狀況〉，《公共衛生》，15(1):

72-77。

和國柄譯（1965年10月7日）〈少女成長時的生理檢查〉，《聯合報》，7。原作資訊不詳。

林思儀（1966）〈某紡織工廠女工之血色素值之觀察〉，《台灣科學》，20(3/4): 120-123。

林瑋豐訪問（2011）〈鄒陳淑娟〉，外省台灣人協會編《我們的身體：女人健康故事書寫工作坊學員作品集》，202-208。台北：外省台灣人協會。

林鷹（1983）影片《國中十四章》。台北：日月電影公司。

邱維城、蘇建文、黃堅厚（1968）〈台灣省女性學生青年期身心發展調查研究〉，《心理與教育》，2: 1-21。

金之田（1954）《女性十四講：從少女到凋落》。台南：經緯。

柯益華（1974）《婦女病診斷與治療》。台北：五洲。

柳婷（1999）《廣告與行銷》。台北：五南。

胡台麗（1985）〈台灣農村工業化對婦女地位的影響〉，台大人口研究中心編《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337-353。台北：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姜林佑（2013年11月15日）〈性教育小學堂 爸媽做客輕鬆談〉，《台灣立報》。〔online〕. 2016/4/30.

Available: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OF0008/248003/web/>

唐文慧（1997）〈為什麼不敢說月經來〉，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編《請聽女聲》，13。高雄：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

翁玲玲（1999）〈漢人社會女性血餘論述初探：從不潔與禁忌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7: 107-147。

高紀惠（1978a）〈國小女生的初經問題〉，《健康世界》，36: 8-10。

高紀惠（1978b）〈對國小五六年級女生經期衛生教育之研究〉，《科學發展月

- 刊》，6(6): 619-627。
- 高鈺鐸（1966）〈少女生理教育〉，《大眾醫學》，17(10): 262-263。
- 張小虹（1994）〈月經論述〉，《婦女新知》，150: 24-28。
- 張天韻（2003）〈男性的月經文化：建構與行動〉，《應用心理學》，17: 157-186。
- 張永誠（1998）《事件行銷 100》。台北：遠流。
- 張玉雯、陳麗美（1982）〈古亭國小六年級學生有關月經生理知識於教學前後之比較〉，《學校衛生》，8: 34-41。
- 張珪、毛家舫、陳寶雲、張菊惠（1995）〈都會地區中年婦女的月經經驗與性發展〉，《婦女與兩性學刊》，6: 55-77。doi: 10.6255/JWGS.1995.6.55
- 張菊惠（1998）〈月經之女性主義論述〉，《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8: 21-25。doi: 10.6256/FWGS.1998.48.21
- 張菊惠（2002）《充權導向之職場經痛行動研究》，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慧中（1987 年 5 月 11 日）〈衛生棉進行「扎根」到校免費教導生理衛生〉，《民生報》，5。
- 得真（1960）〈年青女病人的困擾〉，《衛生雜誌》，17(9): 31-32。
- 莊靜芬（1985）〈女兒初潮來臨時〉，《家庭月刊》，111: 166-167。
- 許安琪（2011）《潛意識收買誰的心？行銷不願公開的 4 大操作心法》。桃園：貓頭鷹。
- 郭純育（1996）〈初潮期奠定健康基礎〉，《嬰兒與母親》，235: 140-141；236: 138-139。
- 郭惠美（1970）〈台北市國中女生健康狀況調查研究〉，《健康教育通訊》，26: 39-47。
- 陳之良（1972）《女性青春篇》。台北：華聯。

陳怡君（2004年7月22日）〈去除月經污名化從父親分享開始〉，《台灣立報》。〔online〕. 2014/8/23.

Available: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3568>

陳浩（2011）〈爹的無師傅？〉，楊照《我想遇見妳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10-11。台北：遠流。

陳國鈞（1963）《台灣土著社會成年習俗》。台北：幼獅。

陳彰惠、洪志秀（1986）〈高雄市國中一年級女生初經經驗之調查研究〉，《公共衛生》，13(3): 347-353。

陳質采（1997）〈不塗口紅的日子〉，林秀英、蘇芊玲編《回首青春》，51-54。台北：女書店。

傅大為（2005）《亞細亞的新身體》。台北：群學。

彭美玲（1999）〈台俗「做十六歲」之淵源及其成因試探〉，《台大中文學報》，11: 363-394。

游美惠（2002）〈身體、性別與性教育：女性主義的觀點〉，《女學學誌》，14: 81-118。doi: 10.6255/JWGS.2002.14.81

湯舒雯（2002）〈初經·人事〉，席慕蓉編《九十一年度散文選》，181-187。台北：九歌。

琳達（1965年4月8日）〈應該怎樣回答孩子的性問題〉，《聯合報》，7。

舒子寬（1961年2月26日）〈家庭計畫漫談：五、安全期〉，《大華晚報》，5。

華（1976年7月25日）〈少女初潮應注意保健〉，《聯合報》，6。

華芸（1997）〈我不喜歡好朋友〉，林秀英、蘇芊玲編《回首青春》，149-152。台北：女書店。

雲曉（2011）《教出好女兒：培養快樂、優秀、氣質女孩的教養經典》。新北：野人文化。

- 黃富三（1977）《女工與台灣工業化》。台北：牧童文化。
- 教育部編（2000）《中華民國教育統計》。台北：教育部。
- 愛凌譯（1965年5月27日）〈女兒月經來時怎麼辦？〉，《聯合報》，7。原作資訊不詳。
- 趙曲水宴（1993）《母親在女兒初經經驗中的角色與女兒月經態度、月經憂慮及關係之探討》，台灣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蔣渭水（2004/1924）〈婦女衛生之必要〉，鄭志敏輯錄（2004）《日治時期台灣民報醫藥衛生史料輯錄》，52。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 歐銀釧（1988年4月6日）〈成人與孩子的拼圖遊戲性教育與愛情觀〉，《民生報》，18。
- 潘玉女（1996）〈特殊的日子〉，《家庭月刊》，240: 56-79。
- 蔡善神（1995）〈布農女人的故事〉，江文瑜編《阿媽的故事》，74-81。台北：玉山社。
- 鄧尉（1967年9月9日）〈對月經應有的認識〉，《聯合報》，9。
- 蕭富峰（2003）《你可以再靠近一點看 P & G》。台北：天下文化。
- 賴岡言（2005）〈射不到紅心的性教育〉，《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202。〔online〕. 2016/4/28。
Available: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light/light200-3.htm>
- 賴皎（2003）《高中女學生月經成長小團體之行動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嶺月（1977年8月9日）〈生命開花〉，《聯合報》，9。
- 聯合報（1983年4月12日）〈課業繁重形成壓力，國中女生月經違常，議員表示關切提出質詢〉，《聯合報》台北訊，7。
- 聯合報（1988年12月12日）〈經期衛生知識缺乏，國中女生傷腦筋〉，《聯合報》台北訊，14。

薇薇夫人（1984年4月17日）〈一個女人的成長 討厭的生理期？〉，《聯合報》，12。

謝振主（1968年3月12日）〈關注青春期的兒童〉，《聯合報》，9。

藍玲、徐素珍、江千代（1988）〈台北市國小六年級女生經期衛教調查研究〉，《公共衛生》，15(1988): 37。

羅珊（1989年12月24日）〈生活水準與營養提升，北市少女越來越早熟〉，《民生報》，23。

關曉榮（1993）《女兒的胞衣》。台北：時報。

蘇芊玲（2015年9月5日）〈什麼是好的性教育教材〉，《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Ahern, E. M. (1975) 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 M. Wolf and R.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pp. 193-2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exander, S. (1996) The mysteries and secrets of women's bodies. In M. Nava and A. O'Shea (Eds.), *Modern times: Reflections on a century of English modernity* (pp. 161-17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arlow, T. E. (2005) Wanting some: Natur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and women in the 1920's. In M. Leutner and N. Spakowski (Eds.), *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pp. 312-350). Berlin: LIT Verlag. 白露、苗延威譯（2007）〈有所需求：1920年代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女性〉，游鑑明、羅梅君、史明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205-254。台北：左岸文化。

Bray, F. (1997)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i: 10.1163/1568532992642404

Brookes, B. and Tennant, M. (1998) Making girls modern: Pakeha women and menstruation in New Zealand, 1930-70. *Women's History Review*, 7(4):

- 565-581. doi: 10.1080/09612029800200183
- Brumberg, J. J. (1993) "Something happens to girls": Menarch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American hygienic imperativ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4(1): 99-127.
- Brumberg, J. J. (1998) *The body project: An intimate history of American girls*. New York: Vintage.
- Chang, S. and Chen, K. (2008) Age at menarche of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 in Taiwan. *Annals of Human Biology*, 35(4): 394-405. doi: 10.1080/03014460802154777
- Chang, Y. and Lin, M. (2013) Menarche and menstruation through the eyes of pubescent students in eastern Taiwan: Implications in sociocultural influe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ssue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1(1): 10-18. doi: 10.1097/jnr.0b013e3182829b26
- Chu, C. M. (1980) Menstru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17(1): 38-55. doi: 10.2307/3814221
- de Beauvoir, S. (1949) *Le Deuxième Sexe*. Paris: Gallimard. Trans. C. Borde and S. Malovany-Chevallier (2011)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Press.
- Freidenfelds, L. (2009) *The modern period: Menstru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86/ahr.116.4.1165a
- Furth, C. and Ch'en, S. (1992)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6(1): 27-48. doi: 10.1525/maq.1992.6.1.02a00030
- Gillooly, J. B. (1998) *Before she gets her period: Talking with your daughter about menstruation*. Chicago: Independent Publishing Group. 陳慧靜譯 (2000)

《與女兒的私密對話——初潮之前》。台北：百巨。

Gravelle, K., Gravelle, J., and Palen, D. (1996) *The period book: Everything you don't want to ask (but need to know)*. New York: Walker and Co. 林家瑜譯 (2005)《女孩子的祕密書》。台北：天下遠見。

Huang, Y. and Malina, R. M. (1995) Secular changes in the stature and weight of Taiwanese children, 1964-1988.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7: 485-496. doi: 10.1002/ajhb.1310070410

Lee, J. and Sasser-Coen, J. (1996) *Blood stories: Menar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female body in contemporary U.S.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Madaras, L. (1983) *What's happening to my body?* New York: New Market Press. 崔家蓉譯 (1986)〈女兒的身體〉系列文章，《婦女雜誌》，210: 95-101；212: 89-93；213: 99-103；214: 77-83。

Martin, E. (1987) *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doi: 10.1016/0091-2182(88)90123-1

Mead, M. (1928)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doi: 10.14361/9783839413272-013

Nalebuff, R. K. (Ed.) (2009) *My little red book*. New York: Twelve. 林雨蓓、陳宗琦、謝維玲譯 (2011)《我的小紅書：初經來的那一天》。新北：野人文化。

Patterson, C. (1990) *It's ok to be you: A frank and funny guide to growing up*. Baltimore: Piccolo. 尹萍譯 (2000)《長大的感覺，真好》。台北：天下雜誌。

Sangren, P. S. (1983) 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 Kuan Yin, Ma Tsu, and the "Eternal Mother." *SIGNS*, 9(1): 4-25. doi: 10.1086/494021

Wolf, M.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ask Force on Psychosocial Research in Family Planning, Special Programm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Training in Human Reproduction (1981) Women's bleeding patterns: Ability to recall and predict menstrual events.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2(1): 17-27. doi: 10.2307/1965860

Young, I. M. (2005) Menstrual meditations. In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pp. 97-12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979/FAB.2008.1.1.178

◎作者簡介

王秀雲，成功大學醫學系暨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

〈聯絡方式〉

Email: hsiuyun@mail.ncku.edu.tw

From Surprise to Anticipation: Girls' Experiences with First Menstruation in Taiwan, 1950s-2000s

Hsiu-Yun Wang School of Medicine, and Center for Society,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rawing from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biographical account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60 women born between the 1920s and 199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history of young girls' experiences of menarche in Taiwan since World War II. Young girls who experienced their menarche before the 1970s were often caught by surprise and filled with fear about what was going on with their bodies. In contrast, as a result of menstruation education beginning in the 1970s, later young girls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possess knowledge of menstruation long before its arrival. This pap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girls' level of knowledge about menstruation before it first occurred, where they were when they had their first period, if or when menstruation was a possible topic of conversation, and who was involved in caring for their menstruating bodies. From the 1970s, in addition to girls being educated in "correct" menstruation knowledge as a resul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nin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girls increasingly experienced their menarche in a public setting, often with much embarrassment.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including physicians, nurses, hygiene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and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often working with sanitary napkin companies, began to advocate health education for school girls. Menstruation education—from institutional instruction to newspaper advice columns to popular health books—also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s girls experienced their period,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open conversation about the subject and involvement by males (e.g., fathers, brothers, and male peers). I argue that the ways in which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women in Taiwan experienced their menarche were shaped by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gendered knowledge within shifting structures of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 menarche, young girls, knowledge and gender politics, hygiene education in postwar Taiwan